

集部

攻媿集卷一百二

宋　樓鑰　撰

誌銘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譽字静之一字德廣系出太宗皇帝後曾大父仲暹夔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嘉國公大父士追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四舉進士以節行稱贈通

直郎公弱不好弄年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老成人未冠失怙恃固窮自立手不釋卷足不越戶不知飢渴寒暑之變兩試胄監乾道五年試禮部俱為第一登進士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邈在海嶼公介然有守不鄙夷其人為辨曲直皆明達平允邑人相與愛服之或訴于郡多願決于主簿令太師嗣秀王時為守俾攝邑事對易定海慈溪三年簿領而無撫字之寄踰二期三邑父老猶能道其惠政海盜竊發捕得全黨郡欲奏以

上賞公言攝令捕盜不足為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典
嗣秀王為奏貸羣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聞也授兩
浙轉運司幹官忽報改秩知撫州臨川縣縣在江西最
為繁劇公始視事即為文徧諭鄉井出于愛利之誠心
告教既孚乃具為條目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
長月不過一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即釋去牒訴
日省縣久困于豫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爾必不繼
公命取税籍閱之逋負實繁蓋上下蒙蔽無有發此者

按籍征催不擾而辦有無額官地歲入頗多以資妄用公白罷之復請併罷諸邑類是者或議虛市比之私創稅場請撤屋罷市公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曄葛公郯列治績十數條奏之有吉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相與立生祠于縣治邑宰陸侃之記可攷也添差通判常州浙右饑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倉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舉士備言文學政事之美召審察差監都進奏院遷大理寺主簿秋旱下詔求言公

草封事上之凡萬餘言其略曰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抉隱微條目益廣而奸偽益生甚者唱為任怨之說竊徇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得不壅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之習日趨于褊狹機巧之域而無有優游舒泰氣象士不畏義民不畏刑則是二十年來攘臂建議爭以為功者果何補歟壽皇嘉納為大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官吏重足以俟譴公察其無辜謂將自其作俑者罪之

則不可勝誅若斷以一二年來且有刑罰不均之歎上覽奏開悟得末減平江民唐賫之獄皆以為凶惡無可矜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謂贓證無實情款抵捂卒釋之十一年充省試攷官六月除提舉判湖北路常平茶鹽陛辭壽皇曰朕精擇得卿公論士大夫為已之心重則愛民之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怠得失之慮深則伏節死義之風必泯上深然之先嘗進南北攻守類攷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至是又進易說

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上又曰聖人以此寓之于書天
何言哉易學要須兼通天人卿史學如此經學又如此
及臨遣又曰卿向來學優則仕今乃仕優則學朕得人
矣數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學文章雖士
林中亦罕有之湖北大旱郢澧尤甚入境一日躬走村
落撫慰飢羸得戶四萬餘口二十萬通融諸郡常平之
儲盡以為用賑糶貸濟三者並行動得其實瘦者藥餌
兼之奏閣貧弱夏稅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

老攜幼來謝初行賑貸或謂游饑將無所取至是民爭
負以償諸郡充足嘗奏買撲税場十餘河渡四十五歲
入甚微而豪民大為民害盡罷之十三年除潼川府路
提點刑獄重囚讞議州縣鬬訟稽攷平反細大不遺纔
三閱朔漕使闕上稱公儒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
公嘗論國朝置轉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絶妄用之蠧
脫斯民于暴征苛斂之苦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斂為
事號為材能者務趣辦而事督迫州縣之困斃民力之

寬之未始問也故其視州縣如一體有無緩急皆得上達悉力以應之諸郡所貸緡錢至十餘萬俾守貳置籍約以期年優裕乃償自是蜀東諸郡舉無憂熬窘缺之狀十四年詔諸路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斂繁急酒税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將以觀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供之數郡守垂滿者莫不督責舊逋宿負征商榷酤肆行苛虐以藉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臣治盜輒先斬以自

劾而求彈壓之名使其皆當不過能速殺之而已倘歸之有司按鞫亦不免于死萬一愚誠不能自明寃恨之氣豈不上干陰陽之和乎兼遂寧郡事闔郡熙熙民有爭競且曰公未始擾我其忍負之公措置常平深察宿弊擇官就倉和糴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隨低昂聽民隨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糴之數實惠及民官儲充積公私便之所至就郡庠立學以教宗子率知嚮學持節東蜀凡三年士民愛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寢疾二旬

上章力丐歸主管華州雲臺觀百姓始則朝夕偵問相
率禱祈及歸耊稚奔送涕泣不肯去既達寓里屏絶家
事獨處一室圖史自娛一日忽謂家人將歸正寢且欲
自為志翌日天將明燕坐榻上瞑然而逝十六年八月
癸卯也娶錢氏僅再歲而亡贈孺人再娶杜氏祁國正
獻公之後封孺人子男五人汝傳修職郎新監舒州山
口鎮次汝伋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儼次汝何國子
進士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楊寀孫男一人崇揆孫

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餘姚縣緒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天資高明識見超詣研精性命之說發為議論及所著易說明白簡易晦菴朱先生一見歎賞以為擴先儒之未明頤正郭先生嘗序易書謂貫三才之理于其中一諸儒之說于其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公特厚晦菴屢以書來相期甚至頤正出一編書公以奏之上孜孜好學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寐嘗即國史所載深求藝祖開創之微意為書十四卷曰皇朝開基

要覽又為皇朝聖政類編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
如南北攻守類攷晉載記年表皆行于時又有論語說
鐃歌鼓吹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號恕齋類槀藏于
家公孝行根于天性自以禄養不及祭祀務極豐潔悲
慕不少衰弱弟稚妹備殫鞠育教之有成仲弟善與同
登科季善舉亦以取應得官女弟再適人皆竭力資遣
遇母家桂氏特厚舅氏既卒訪其遺腹子為之嗣且厚
給之其他篤故舊撫姻族恩意稱是廉靖自將一介不

妄取行郡例冊皆擯不使前按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舉尤所盡心苟賢矣不待其請舉奏牘面授之其在他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以浼公者間有按劾不以强有力為憚所部肅然楚蜀之士夫類能稱道之公抗志不羣砥節礪行不泥紙上之空言必欲施所學而見之行事尚友古人思與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攷求世故貫穿今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齋以宗迂以勵其操

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宦苟有利于民圖之甚于飢渴救荒拖舍之外又所在為經久之計在吕國已能勸勉富室買田與山專為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郡買田各畀郡文學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預計偕者在潼川則以漕計之餘使州縣置舉子莊孕者產者俱給之米皆至于今賴之使天假之年處以大位益攄所藴膏澤必將下于民而官止于員郎壽止于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呼豈以多記損心憒

世疾邪而至是抑果有數不可逃耶錀與公相見之日可數而相與特厚汝傅妙年躋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學以守素業汝伋入太學葢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汝傅會稡公行事來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弗著

銘曰

熙陵諸孫嘉國好文流傳至公遂為儒門公起孤藐立志堅正尚友古人期與之並學貫經史仕更麾符學仕俱優形于帝俞平心濟民一變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

阻齋志何言勒銘山阿有子繼之尚其不磨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曾祖壞左朝奉郎大理評事祖阜和安郎父思正翰林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寓居台州令為台人公生于贑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墜于前以裾承之僅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實生公故以名命焉公頴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恃固窮自守必欲以學奮身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

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都廵檢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調温州樂清尉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督捕甚急諸將皇遽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扼其境路所出相繼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為功爾後獲盜不一公謂此曹雖有兇暴實以失業至此多為寛其獄識者知其為偉器憲使程公大昌奇其才薦于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名對稱旨改承奉郎守宗政寺主簿九年三月遷太府丞六月為秘書郎兼吴王

益王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居郎閱日兼權中書舍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為文字官制詞溫厚真若素宦嘗草胡公銓詞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强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避權貴是歲為殿試編排官宣名之日繳奏池州守臣忤時宰之意因以帥才薦之五月除直祕閣知廬州時方年三十八在廬僅七旬而陸宜人年高嬰疾請祠而歸日侍醫藥

衣不解帶五年春除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八月丁內艱哀毀盡禮甫終喪起知静江府當李接陸梁之後専務摩撫八年秋閲先期有告效用將殺將官以叛公廷詰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何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乃誣之耶械以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遣僚佐來欲用他日公不為動陰部勒以制其變仍攜家縱觀以安衆心效用謀既泄而形格氏訖事無敢譁者歸即取告者謂當反坐汗喘不能言公曰妄

人無知不足以膏吾斧鉞叱遣之效用又率其衆訴曰前日誣枉已蒙辨明而市井訛言不已願納軍毦于庫以釋疑謗公善諭之羅拜而退為出錢五十萬于市許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鹽法不便于民欲罷官鬻而行鈔法詔監司帥臣條具可否公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回卒如公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勢極論事宜致于元樞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萬人乞移荆南之

屯併歸襄陽仍以鄂兵萬人隸荆南分荆鄂為二軍以襄陽為都統荆南為副未幾壽皇令條列邊防利害公徑以此書繳進纔一年均州報金人侵地數里削木大書曰移封疆過此均人詾詾謂必開邊釁公知其妄奮筆為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家族保無他每歲敵騎多逼近境公與兵帥先期圍獵于郊視舊加遠敵騎遂不至又嘗虛傳有警為之出遊峴首抵暮而歸終以無事赴鎮之初遭歲洊饑竭力賑濟奏陳至

于五六田里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恬不講荒政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奏事進直顯謨閣改帥瀘州敘人與石門蠻互市紛爭蠻被殺傷者三公謂蜂蠆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臣練兵習武時忘戰日久士卒驕惰分習勁弓強弩躬自教督軍聲大振其後石門蠻王特錯果貽書卭部川都蠻王壘崖欲借兵以侵邊又集蠻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素備不忍戕民于

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蠻人堅欲得前

敘守而甘心焉相持數月公諜知蠻中有郭萬肆者最

號桀黠為之主謀致此邊患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

示衆公曰此易爾恐復因此生事奏請縻以重役迄今

役于神泉監蠻既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狀設誓待命下

吏邊徼以寧紹熙元年進龍圖閣再任明年名還三年

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宗正少卿尋兼中書門下檢正諸

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為金國生辰使未行除太府

卿已而瘍發于背或勸其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人好謙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問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在室孫男曇將受遺澤孫女二人尚幼諸孤以十月己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墓公性警敏記誦絶人先以武舉進既精習兵書武事又登儒科詞章贍蔚隨事立就議論通暢灑灑可聽古事今事問無不知旁

通釋老之書百家之學游藝多能爲士林第一醫卜星
歴動皆精詣琴奕雅鄭入手輒工儀表瓌偉神情灑落
唱第之日壽皇屬目良久簡記盖有自矣從游玉津一
發中的亟被金帶之賜在瀘南教士卒衆列兩旁百矢
出帳中蝟集帖上無不駭服至于攷辨鼎彞古物游戲
翰墨丹青一一造妙其他世故叩之無窮而又貫穿文
法練習吏事恩威兼舉所在辦治心計有餘秋豪可察
而持心忠恕事率從厚僚吏有請度其可用雖忤公意

憣然從之故人樂自盡公亦不勞而事集疏財容物尤所難及歴官雖久用度之餘隨以散施親舊無所計惜月給歲賦旁及鄰里之鰥寡孤獨者身後纔有田六十餘畝書畫圖籍之外儲蓄無幾暫攝檢正于讞議之際務從寛典亦有譏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居鄉恭謹無貴賤與之均禮閉門省事而不絕物不以一毫之私干州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築圃北山之麓取孔德璋移文中語列為扁牓泊然若與世相忘者徜徉盡日望之者

以為仙平日有志事功留意世務擁麾幾遍東南所至
觀山川問風俗歷歷胸次獨恨未識中原張擅有行欲
周覽洪河大山以贊國家規恢之略而賫志以歿薦紳
痛惜之諸孤彚其遺藁僅得三十卷藏于家鑰客授東
嘉始以同寅相與特厚贄倅丹丘周旋二年見輒傾倒
嘗與之論兵公曰兵不易言也指授大略則又曰謹之
戒之惟忍于殺人者可以言吾儕皆不忍也每歎服之
公自蜀歸一見即自言此行他無所得嘗從康節先生

孫曾傳易數甚詳以兼官玉牒時時相過論人窮達壽
夭奇驗甚衆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今年我
當厄會萬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書細焚之而去
未幾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兄弟來求銘余亦痛公
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為之銘銘曰
穆穆王公世家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其宗始以武進旋
以文顯一尉討賊賞謝夔典名對明光結知至尊不四
三年西掖北門于廬于桂于襄于瀘所至稱最復歸中

都司宗司府拭圭北行望舒感夢卒止于卿人皆期公出入將相賚志以歿天乎不諒六尺之軀才兼百人死而可贖人百其身我誌且銘辭無溢美以詔後人以慰孫子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龍字舜臣太祖皇帝九世孫曾大父令遂邕州管内觀察使累贈少師追封昌國公謚孝良大父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伯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

前母錢氏贈宜人繼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于長興先大夫宦遊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餘姚公幼穎悟嶷如成人七歲聽講春秋能觧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為邑尉二子與公同硏席公日記千言下筆成章魏公奇之未習聲律以古體著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鎻試登丙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郡委受輸庚吏以壓案銀來公正色叱去盡

革宿弊俾自概量邦人已稱之有民田在大江中流訟久不決官吏憚風濤之險無親臨者卒不得其實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耆老曲直始明帥閲其辭稱奬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掾帥漕交薦秩滿調知武進縣訟牒塡委剖析如流落筆精當老胥聳服縣為士夫淵藪豪民倚勢縱横歲輸厥諸邑送使緡錢負數萬公諭以理而嚴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箠先期以足乾道六年騎軍徙屯旁郡屬邑分造廬舍將校邀賂公不

從從之磽埆地倍費工力公躬自督工落成又先他邑
愛民御吏寬猛適宜而若老于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
人尤服之守知其才事無小大皆與公謀年少行甲而
俾兼尊長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歎譽益聞部
使者列薦于朝擢知邵武軍陛辭所奏皆郡邑利民事
進止詳華占對明辯壽皇嘉納且曰秀王之孫與卿同
名孰為長公對曰臣為兄行遂命幼者更名皇族更名
實自此始郡以運鹽為歲計積蠹殊甚用度益匱僚吏

俸給至累月不支公剗磢百獘規畫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帑藏充溢至今頼之土俗慓悍至白晝以刃相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為之禁俗為衰止嘗捕强盜至庭公一閲知其非縱釋之邦人疑其太匆猝已而得真盜衆始駭歎以為神有富民兄子尚幼熏其目又寘毒食中幽囚以覬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為証逾期不至俾捜其家得于僻舍瞽㾮骨立非復人形公為析其産命醫用藥復為全人真生死肉骨之

恩也興郡縣二學增其廩給毀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
以經學冠南宮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辦集最早試于
御前彊弩不能徹而第賞乃次他郡上供溢額亦不自
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耆艾遮道攀留不可
數計憲使謝公師稷首以聞漕使柴公瑾錢公佃繼之
有旨審察還朝欲使持節嶠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
未上丁先大夫憂服闋除真州奏事睿獎尤寵儀真酒
政廢闕稅課日虧公為之削酒價以便民蠲征取以通

商用度頓饒會南北泛使交馳供億數倍處之從容又以公帑之餘助漕計前此未有也飭武備修社壇百廢具舉諸司爭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温州温在東浙為劇郡人士尤繁公延見盡禮務以儒雅緣飾春秋釋奠于學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焉閱牒訴數百紙不以屬吏治豪猾雪冤誣或持短長嚚訟者得其情不欲已甚正色誚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庭下鉤箘為清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

四邑不下數萬緡而公撙節有方不以乏告也吏有偽為符印以盜庫金亦為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黥竄吏重足一迹無敢犯者會歲疫甚公盡力調護全活者不知幾人年餘以謠誦轉聞徙知婺州首蠲宿逋減折苗以寬民力罷酒務敷賣之擾人尤樂之纔閱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將盡平生不泥佛老不諂鬼神不好禨祥不信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毋為禳禬使我為畏死戀生者名醫四集皆以禮遣之又曰吾死無憾惟

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為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能養有加于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簀之際不但不亂以紹熙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享年五十一娶聞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高郵軍高郵縣尉希一泰州如臯縣尉希白湖州烏程縣主簿皆廸功郎三人累薦冑監未上禮部希章尚幼受遺澤女四人長適文學應宗度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與慶次俱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諸孤將葵公于縣東石堰西嶴之

原以秘書省正字顔君棫之狀來求銘余與公同登進士科相與素厚假守東嘉去郡數月而公至如臯又娶舅氏汪韶州之女契好益厚正字嘗在公幕下所載詳實可攷為掇其大者而序之嗚呼公簡重而周于物謙退而敏于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盡孝居父喪哀毀幾不勝錢宜人早喪殯于青田公自幼聞之每深霜露之感卒遷奉以歸以公遺命葬于先大夫之近山弟妹嫁娶身任其責門内專守禮法長幼進退有度事無巨

細動有繩約內外肅然篤于教子雖吏道倥偬公退必使之環侍講貫經史商㩁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屋之效家素窶忍貧如鐵石食不重味衣無華采藏書外無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觀者若不堪而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治移于官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介自厲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隨力周䘏各盡其意雖居閒亦以其餘周人之急作文若不經意而援筆輒就嘗採史傳治亂成敗

之跡為博古摘華三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詩幾千篇以名其藁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家慶系繁衍賢才輩出進與寒畯並驅仕為朝廷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而進學不倦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于世天不假之年其所施設著于四郡而止君子以其所已為足以知其欲為者可銘也已銘曰周强以宗宋祚尤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生明時不為不逢惠洽四州聲流南東然而宏博之習以早達而

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壽而位不充家學有傳餘慶所鍾詩以颺之尚詔無窮

益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冬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秘書郎擢右史一日相與論近世皇族人物之盛余曰自元祐初子湜始見于進士題名至紹興十五年有伯攄者登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言南渡以來所創見此人必遂通顯矣後聞其沈滯選調而譽益高子壽曰子之論

乃及此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興化使君今夏遭母
太宜人曹氏之喪以歸將祔葬于吾鄉清江縣建安鄉
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來欲併求銘于朝
士子其為我銘之君字德蘊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曽祖
世統贈安化軍節度使濟陰侯祖令杳贈昭慶軍節度
使吴興郡公父子暉武經郎君生于東都睦親宅幼而
穎悟不為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吴興愛而
拊之曰是兒必以詩書光吾門靖康避地徽之婺源武

經赴調君年纔十四幹蠱有條道方梗踰年不聞問君晝夜泣禱一夕然臂武經心為之動投袂徑歸人以為孝感武經官臨安母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嘗不進衣不解帶居喪哀毀悲號感動行路兒有歌呼過門者長老呵止之汝不聞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然從祖令時以王爵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願學辭及隨侍臨江聚會數十人君盡力調娛羣從幼孤未立友愛備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薦送有登科先于君者高宗嘗

諭宰臣曰朕閲取應宗子伯攄程文多引詩書良不易得可令赴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劉章以下至第九人見君名顧廷臣曰是能力學取高第誠可嘉也名見稱奬欲加進擢君不屈于當國者止依格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用特恩循修職郎太守初亦易君後知其廉勤而臨事明敏歎曰平昔自謂善料人幾失之趙掾殆未易量也經界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强扶弱不容奸欺樞密何公鑄繼爲守見君文體典雅牋奏悉以屬焉

汪公勃歸自西府聞鄉人譽君甚曰吾頃爲廷試諸位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會君沿檄至黟一見如平生歡即薦于朝秩滿循從政郎爲鄱陽縣丞洪公興祖守饒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政程公克俊方閒居與君論詩文或至終日二公俱薦之調柳州州學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傍單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重貽親憂仕進非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知貢舉擢君

為舉首及登第預聞君赴調喜甚延譽時宰欲振耀之
會銓曹有南安教官闕君曰是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
公欲留之不可曰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
將之官代者祈少緩君與之同年為遲遲幾年而後進
會陳公入相或勸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于此苟求非
吾願也郡在庾嶺下君訓導有方士皆奮勵弦誦寖廣
甫書考遭武經憂哀禮有餘治葬惟按之禮經略陰陽
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宅兆而安厝之禮也親喪分

當即死敢徼福乎服除轉爲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師湖南邑事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詰其情折以片言莫不悅服有求薦于提舉范公成象者范曰非敢惜此章欲留以待一賢者君眎纂首以剡上蓋與君嘗寮知之尤深也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而又禱旱重爲暑氣所乘疾如痢瘧屏去醫葯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問疾者已而不言但以手加額若誦佛然而逝家人環泣忽顧曰毋擾我良久復瞑目既晡卒于官舍之

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興化通籍朝列累贈君朝奉大夫太宜人少君五歲開封人左宣教郎知海門縣棣之女有賢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以其年十一月壬申太宜人之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其祔也以九月庚午子四人師侗從義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俠即興化也官朝奉大夫師攸師翰俱為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知文州軍州事王沇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子壽彭龜年之字

孫六人希諫蚤世希謨承節添添差監永州在城税務希律希訦希詢希許女七人長適王節之次許嫁王汝嘉次適承節郎胡晉餘未行曾孫女一人因已見前是以此不書姓

抑聞君之為人誠以處已恕以接物寛以待下儉以居家嘗教子弟曰人福力有分量當重惜之仕宦盡其在我不可茍求妄進與其有求于人不若無欲于已與其取賤于人不若以賤自安嗚呼賢哉君以二弟少亡撫教諸孤不翅已出君之長女未笄武經久已許嫁文州

君方遭外艱語所親曰介弟諸女已長求配當先於吾女迨終喪則從子受室女出適又嫁一表妹然後畢王氏嫺事親族之長者以禮待其幼以慈有疾或喪竭力赴之寒暑風雨不顧也未嘗談人之短聞人有善若已有之為人謀必長慮郤顧為經久計而忠告之性酷嗜書經史百家無不該究手抄者至數百卷動以書自娱曰老矣豈以求進但欲賴此收放心免為外事撓耳奉佛尤謹旦必課經終身不替世味沖澹不蓄長物其容

退然而所存甚遠使盡其才用于世必有大過人者厥後孝宗尤親睦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君止于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興化能以才諝自見庶將大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受知思陵追文恭之相也竟沈下僚何天之不諒也道行于家而賢譽之暢也使盡其用幾今之劉向也我問其賢而銘于既葬也後人勉旃尚惟宗之亢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為大家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歸故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王公鎡公以一時名儒篤學洽聞典内外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時刻意于學夫婦攻苦食淡久而愈相安及從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内賔祭省禮略不以累吾心所以得專意宦學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夫人之賢舍人書無不通尤精于易一日自卜卦顧家

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人清貴無生業家道艱窘姑實繼室性又嚴厲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娱侍阿姑卒能當其意舍人有弟為廬州録事參軍亦早世孤嫠又眾夫人經紀其家撫愛其子女不翅巳私憂樂與之同婚嫁與之均人尤以為難孀居十餘年二子長立從仕則盡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教子幸爾輩能任事吾何求哉安輿往來兩閒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諷

唄無倦色暇則歌酒為娛含飴弄孫如此幾二十年長子宰鄂之崇陽迎侍滿秩夫人以微恙卒于郡中頭陀寺之寓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長曰漑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平江軍府事次曰渥故朝請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議郎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綱進士李昌齡汪淼李熙載其壻也孫男七人長木蚤卒次克昌從事郎充四川都大茶馬司幹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

州彭澤縣主簿次夢昌次汝昌次楠迪功郎嚴州壽昌縣主簿克昌暨東俱嘗上禮部而夢昌兩預首選孫女二人長適承事郎監建寧府大挺場棠延年次適承事郎監無為軍崑山鎮虞方簡夫人始葬于石埭之黄龍山少卿嘗位于朝方以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齎志而歿日者又感言黄龍山之不利紹興三年啟夫人之穴謀改卜焉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既歸遂以五年九月望相與遷葬于九華山下錀少嘗誦舍人之文

三入脩門不及識少卿及平江爲戶部郎一見如舊識
慶元改元自吳門貽書以夫人之銘相屬且示以巴之
通江陳宰淇所狀遺行而鑰已得婺而歸今日又以書
來曰子既得閒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範懿行皆可得
銘因平江之請勤甚敢敬書之銘曰
惟紫微公掌內外制謂將枋用而不永世二子克家以
才致身熟知閫範自孫夫人夫人之賢用心均壹始任
其勞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是藏我颺以詩後其允

藏

攻媿集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一百三

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趙鳴臯

攻媿集卷一百三

宋　樓鑰　撰

誌銘

高端叔墓誌銘

余與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愈篤蓋其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與人薰然又不得而疎也投閒來歸攜變離騷一軸遺余曰試讀之當相與論其當余退而讀

之擊歎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與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叔已病病久而不可為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遣女奴來手札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為進士時白襴及其史藳詩章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為永好辭之又至未幾而亡矣實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其墓余為之泣曰嚮固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忍銘端叔耶卒敘而銘之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䕫朝

議大夫是爲君之曾祖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考世埴修職郎致仕母洪氏封孺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亂徙濠梁又徙亳是爲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始寓明州今曰慶元府著籍于鄞安貧而喜教子君性頴悟絶人勤篤亦絶人居近市獨處賭山蕭寺顧無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曉大旨鄰士畀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聽强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饑寒寥落辛苦萬狀人或

厭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愈厲夜依佛燈
寒擁敗楮或數月不盥櫛由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
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鍔一見竒之俾訓其子
鄭公為鄞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寖得束修以奉親且
力于學令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為教授折節定交不以
諸生遇之由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襄陵許公翰
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于春秋博采諸儒所長搜
抉無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裹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

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粹為一書間出已
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
三傳而下不盡以為可吾鄉及旁郡之為春秋者多出
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學者不務下學上達
驟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種
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可取亦盡禮問焉佛氏
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
文困阨多故其思苦憤悱極故其得深真有劌目鉥心

穿天出月之工既乃曰造平淡以幾于古作詩數萬存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為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慼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之衷以障隄于隤波之不反者也又者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

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襃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為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將誰明之耶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寶之如珠玉遇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古人內溝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畮以遺親黨事父母盡孝浣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一羮胾必以奉甘旨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

無疾言遽色彊力而忍詢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奪教導生徒勤懇盡誠如訓已子貧者致貨財則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孤苦衣食教誨卒名于鄉君無德色也婺士柳義老于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為之棺斂至殯于家皆人所難乾道四年薦于鄉淳熙改元又為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因慶霈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纔五十有六而卒疾既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卻葯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

無遺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為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為書以别親舊君子曰終豈不信哉豈不哀哉娶朱氏里士友聞之女先三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亯子文一女淑尚幼家貧無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申葬君于桃源鄉蔣山新盛嶴之原始修職生名門實為殿撰雎陽劉公棐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蚤受知于殿撰從子侍郎孝韙周公侍郎綰周公年

八十有二為君記讌齋稱君之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剌股不能過也屬文贍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欲立于萬人之上而以讌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括蒼吏部何公偊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君又好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與之語中原及兵家事抵掌忼慨

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干時宰諸公為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壈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于家嘗結廬察廉在大小萬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為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閒而刳心于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

不可曉者三貧而踈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為然

銘曰

君之生兮何為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代汪尚書

公諱邦字仲本姓曹氏世為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之器宣義郎祖組由太學登宣和三年進士第晚因郊祀進祥光賦徽宗稱賞召試中書省换授武階兼閤職仍給事殿中仕至道州刺史有箕頴集參政謝公克家為之序父勛得世父官歷事四朝為昭信軍節度吏開府儀同三司累贈太師謚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為嘉國公道州為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皇帝在德壽宫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嘗從徽廟北狩親被密

旨持御札御衣以歸俾予繼統且達二后書信請梓宮
太后之還盟烏珠而卻其師烏珠舊作兀朮今改後同使逆亮而
得其情且曰終始一節夷險不渝厚其賻贈之禮因疏
行事大概賜其後且見予不忘之懷搢紳讀之無不感
歎以為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公為忠靖仲子幼而敏
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九年忠靖為保
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
翰林司二十九年忠靖北使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

忠勤無以示寵遇之意乃召公赴中書後省試策深喜其才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十月充顯仁皇后攢宫總護使司幹辦公事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大宗正丞二年遷宗正丞乾道二年以便親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差通判紹興府五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練人情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盡心

裨贊相得甚懽八年太上皇帝時以皇太子尹京妙選
寮寀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奬未幾隨府罷出知嚴
州年未四十初試畿輔為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尚
書張公杓亦以妙年為別駕俱敏于政庭無留事至今
相與如兄弟然錢塘江岸為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
錢萬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而事辦
特轉一官以寵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憂執喪盡禮號
慕毀瘠聞者稱美始忠靖既奉梓宫太后以歸功高眷

渥見忌于權臣因丐外祠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為台人四年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以官錢居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非有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繁言江東大饑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舉而百姓終以艱食未免流移孝宗皇帝深軫瘝𣅳令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

無以勵方國遂與饒守俱鐫三秩停任于是列郡聳然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辯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十三年差知衢州十六年冬陛辭奏事太上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寮也問勞甚寵留為尚書司封郎官以職兼司勲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既出親擢朝士不知所自或告之故且曰曹工部官達最久今日卿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子雍容省户言議文采豐蔚可觀人始翕然稱之謂其宜有以

得此也紹熙改元夏上章求外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諭罷明年復任沖佑慶元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閏六月乙未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夫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尚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先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人恕承奉郎志忠翊郎改奏授迪功郎處州松陽縣主簿俱先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官是歲八月丙申葬公于臨海縣靖安鄉小石保之原忠靖奉佛老甚謹即小石建

精舍以延往來公奉先志又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于其側從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無驕矜之色忠靖出入禁中手擅筆墨而謹畏無比有萬石君之風避遠權勢辭謝寵榮高宗知公爲愛子又閱其詩文故擢之朝列後受知于太上進登郎省然三十年更歷内外才不見于施用迄止于此非命也耶忠靖樂桐柏山水築庵于西偏高宗書冲嘯二字榜之傍有雲壑尤勝公閒居日久增飾其舊徜徉于中意度蕭散

不復嬰拂世故獨好以餘財為鄉曲義事為邑中建西橋甃通途穀貴則損其直以平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賑貧民死喪者助以棺斂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骸為之焚瘞建佑聖殿于松隱山為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為沴必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入鄂有三渡之險為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户無擾邑人德之故死之日士夫相率致祭懸言其事鄉閭無不嗟痛嘗過越上見茶園路僻雨濘則不可行又天姥一嶺尤巉巖難進皆捐金

平治加之以石為利大矣官至六品賞延未及其子先以奏弟之子恷令為奉化縣尉宗族親黨倚以自給者甚衆風誼出于天性非勉强為之者達于時變自以再世由文華際遇累朝亦欲以此自見既不得與寒畯爭執每遇吏事必疚心圖之覾其所已見者如此使得盡其才設施必有過人者既感疾卻葯弗進嘿無一語及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其所存矣修謹潔廉仕途略無玷闕新安雖坐嚴譴無有為之明白者及得毘陵言者

止謂引疾丐去不應治劇當別與閒地然其中却稱在
徽之政救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梁之習夷攷
其迹乃大不然罷非其罪人多寃之由是知人有善可
稱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亦可以無恨矣其女弟
為洪文憲公孫婦與公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將葬復
在齠齔奉祖母洪氏之命求銘余既哀公之不究于用
予皆丞世不得詳載行事姑掇其家所録參以平日見
聞者為敘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鐸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吏累代達
者蓋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猗歟太皇門多侯王公家
晚著奮于潁昌曰文曰章名馳宣政忠靖繼起閥閲益
盛公實鍾愛克世其家蚤登三丞荏苒歲華受知太上
始在郎列卒不得施蘭摧玉折二州遺愛一鄉陰功孤
孫秀頴其報必豐天台赤城父子仙去我惟銘之以詔
不腐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為殿廬諸位官臚唱之日掌以甲乙科號名奏御時前五名婺人居其四君相以下皆動色以為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也余從父弟鏞嘗與喬君兄弟同研席又與行簡為同年生同以表牋事人期集所時相與見過故與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既丐外得婺而歸喬君有書介鏞以來則知去載季冬之癸酉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艱矣未幾又以教授李君誠之所為太孺人行狀至且曰行簡不孝不得以一日之禄

奉吾母菽水願求銘以貢九京余哀其言又知李君非溢美者遂摭其實而書之太孺人世家東陽曾大父羲大父洛益父嗣回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歿恨不逮事事其神主于正寢如生問其平生所嗜如古人所謂昌歜羊棗者歲時祭祀必供焉見親黨之事舅姑者每加羡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及盡此禮矣治家嚴整内外肅然自奉甚薄時儲酒肴以待居士之須賓至則奔走治具晤言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

以不爭居士深于黄帝岐伯之書鄉有病者多即之頗厭其繁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所活滋多比鄰以室廬求售成劵已久忽欲復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戀故棲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即還之其人感悦終身居士憂二妹之嫠而貧孺人慨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况君之同氣忍坐觀其失所耶併其子挈以歸撫養皆有恩意有子不責以營生惟勉之學里巷舊無學者喬氏獨闢

家塾延師儒以為之倡遠來者館穀之弦誦日相聞助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家事一毫不以累諸子子嘗手揣輕重曰是猶足存耶既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勵以學業當論文時往往立屏間傾聽記其要處退必詢究之不會于中不已也故士亦樂與其子游升堂進拜禮如家人春秋寖高子屢舉不得志念無以慰毋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為善士豈求必于進取乎行簡以上第歸鄉曲歆豔孺人視之淡然徐

省其私持身益謹不以驕人始為之喜及屬疾既革則
又曰吾生于宣和之三年至此不為不壽汝曹第求自
見于世以顯其親祿養不及吾無憾焉人以是知孺人
之教子真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為悅者也子三人長
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驤業儒幼即行簡也從事郎饒州
州學教授女二人長適王元諭次適杜之琮孫男三人
從龍次龍元龍女六人尚幼先是長子既喪孺人于婦
孫慈愛有加至是冢婦鄭氏以毀卒亦可以知婦姑之

間矣十一月丙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該
慈福慶壽恩故得封云銘曰
柔而寡識閨門則均愛而失教婦人之仁猗歟夫人乃
異于是以義相夫以學教子子登甲科喜猶未深察其
所安始慰于心壼彞之懿莫此為盛我銘諸幽尚篤餘
慶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甫自丹丘來主鄞簿粹然佳士也已而

其長兄見過塤仲俱賢意源流必有自一日共甫為余雪涕言曰先君之葬三十餘年矣既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幾有傳焉以贖不孝之罪且以行實來余悲其意刻共甫之言篤實必無溢美為次而書之昌陵皇子燕懿王德昭生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舒國生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實博陵生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房國公世彊是為公之曾祖房國生皇兄昭慶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令磾是為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

也武德南渡轉徙久之始寓于台公諱伯直字明道建
炎二年三月詔宗室羣試于有司特授承節郎累轉至
訓武郎初監南劍州沙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稅明
州奉化縣稅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任獄祠再
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都監又以外艱不
赴遂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
家享年六十有五十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固鄉
蔡嶺之原去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

十一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龍潭之精舍至是合焉四男子師紘今為忠訓郎添差充潭州排岸次師泉亡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婺州都稅務次師邦修職郎共甫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適修武郎李蒙次適成忠郎張萬孫男九人希魚希珉希賀希淵希魯希瑀希韺希韶希梴女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靜莊謹自將長好儒學善屬文治尚書博觀史傳尤習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燬流離事親就養無闕武德晚娶

未疾葯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居喪毀瘠兄弟和樂無閒言介不絶物和不同流聞善則勇于必為見惡則避之若將浼焉居無緣飾動有典刑雖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諸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辨人以為不可及横逆或加未嘗校也葢其質本夙成而歴世故蹈艱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躬行如此居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貢日羣卒忽擁門告曰軍且變恐併害公盡徙公家出城而後去公始諭之不從乃微服

間道以入迨羣集郡庭則公從中出衆愕相顧因開譬禍福羅拜聽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雖薄而豐于祭祀教子嚴篤觀其義方之訓可知仲弟早世公善撫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鄭今為承節郎公恬于利禄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政賀公錢公皆欲力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難大父而上陪葬山陵悉淪異域痛心北望不如無生禄仕實非素志家貧親老無以為養故未能自已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

强也晚號老圃每愛歐陽公吾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買郭卜居手種花卉時節互秀無日不徜徉其中帶月荷鋤臨風曳杖微吟舒嘯自適其適既不事生產禄又不足代耕因以别畦蓺蔬日鬻以助用安分自足與物無競超然獨樂以終此生嗚呼賢哉使其得試于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于世然胸次夷曠無毫髮怨尤形于詞色識者可以見其所存矣余以淳熙五年贅倅丹丘一介之善多與之接

聞公之風巳後之矣幸因其子之請得為公銘姑以致尊慕之意云銘曰

王孫翩翩舊聞其賢篤學自立詞采燦然孝以事親欽以奉先半生漫仕樂以窮年教子義方科目相傳定交令子獲聆緒言老圃之適吾將學焉為發幽光見此銘鐫

奉議郎黄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約之姓黄氏本出建寧浦城谿東之族慶

歷皇祐間高祖銀青仕于中原因家于陳之宛丘曾祖
好謙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夫祖宰承事郎特贈直
秘閣累贈金紫光禄大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
贈奉直大夫母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支郎出
守台州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
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嚴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奉直年
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幾遭外艱服除監台州支鹽
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餘姚縣永綱賞循從政郎考

宗覃恩循文林郎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丙子卒于黃巖長子官舍享年八十有三娶高氏建昌軍通判公惕之女后族也先四十一年卒再娶陸氏處州通判康民之女實左丞諸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三人直行迪功郎監台州黃巖縣鹽監管押袋鹽次直古早卒次直義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經孫男三人正蒙正需正師女四人長許適進士鄭樞君先

葬高氏于縣之寶化山又自卜壽藏于禽孝鄉車盤㗇之原既葬陸氏今諸孤以十二月庚申奉君之喪合陸氏之墓君家世多名德性警悟長于記問史記兩漢杜詩韓文默誦連數百言無遺忘及見前輩逮事直閣公典刑具存多記承平舊事談之纚纚不倦内明而行以至誠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愿絶口不言人過有德于人亦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將不為矯激沽名事韜晦恬淡不與物競人莫窺其際淳安俗獷悍競渡多致

殺傷尉懼而在告君攝事處之以術帖然不譁邑人謂未有也嚴歲取米數萬斛于婺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受米于蘭溪去取以公吏不能欺婺既如約嚴乃得實用焉在台攝郡幕給軍衣有紕薄者羣卒掉臂忿怨坐上倉惶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黄佛子有言安敢不聽汔事肅然邑隸縱權貨受賕不盈尺而法當流君攝法官曰法重情輕可從輕乎吏以為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爾所知請于守詹公儀之卒如君議赴

青田日道由縉雲今樞密葉公自户遣居喪一見道舊久之且曰青田鐵阬錢多以促辦害民今得長者為丞民其少蘇乎君期會寛而信課反盈于舊永嘉遣海舟諸軍前既籍篙師為兵乞取家屬樞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實小人憑勢妄指怨家妻女以為其家人君悉究其實吏曰此軍事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實彼豈不能徑取之不為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間關南渡聚族頗衆身任其責君又從旁經紀之宦既不

達家道葢困未嘗問也先世與二蘇公為同年且通婚姻書尺甚多兵火之後所存無幾君力貧悉刻之石君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遒勁似歐率更至老不衰在黄巖年餘真草行書幾滿屋壁見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對客歌笑如平時少焉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之報乎鑰妻祖尚書王公舊居宛丘娶君之祖姑奉川又為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求銘銘曰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尚在言議可紀惟君壽考龎

眉兒齒上接前輩終殿餘子舊事歷歷及聞正始靈光獨存今焉已矣吉德之報手足為啟後其昌兮勒銘千祀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為鄞聞族始慶歷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家是生三子曰處厚温厚師厚伯季俱躡世科仲亦以特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聲卓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為荆湖兩路轉運判官終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禄大夫

娶范氏文正公之女二子皆有俊聲鍔登元豐二年第以宏才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為邑令小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沖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炎兵燬慕叔父之節不復仕進優游終身蓋自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歲在屠維作噩有煜薦于鄉焯薦于漕臺紹熙改元焯遂登第鑰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二子

監嶽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以退為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究于用伯濟守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二子能振發如許綸晚出及拜監嶽下風而隨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聞伯濟之賢獨未之識既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伯濟之亡因往弔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卜通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以九月丙午襄

大事顧有以銘君諱揖伯濟其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戲從濟南劉壽夫學凜如成人扃户誦書率至夜分家人不得而入抄書用楷法旣冠一舉不售卽棄舉子業而耽翫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韋蘇州詩至忘寢食故下筆有二公之風對客淸談無一語及名利事監嶽燕居好客日與賢士夫從容觴豆君無兼侍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加録用淸敏豐公少尹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君爲中大夫適長孫郡上于朝

未報連遭內外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産奉祀之餘僅取自給田有逋租未嘗訟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間至質貸了無愠色寡言若訥不爲諂諛克勤小物憂深慮遠舉足如蹈規矩遇人無少長與之均禮真有不欺闇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户之重訓飭之且曰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自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禮師儒意不少懈躬自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攷焯焯屢占前列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實年兩

除慶霈焯年不及或為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焯拜恩以歸賀客滿門君以為幸不失舊物繼此有望矣亦不見其甚喜也焯之官請君御安輿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車中自為局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絶嗜好薄滋味康强少疾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平時歲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微覺困憊疾遽侵矣諸子日奉醫禬不效竟卒于家享年七十善人云亡識與不識相與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子男九人煇

曄焯煥焯炤煜焯燀長子及炤煜早卒焯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女三人壻孫軿劉佃紀櫄皆里士孫二人壎坦女四人在室銘曰

周為名門中有人豪世以學為業而仕以退為高猗歟夫君閱世滔滔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遨有子克家為時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遭乎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外祖少師生于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為兩浙轉運

副使年六十一季舅始生年丁巳時庚申皆與少師同
深異之母氏歸寧亦以是年生鑰又長于外家與季舅
草角嬉戲少長同研席年十三同冠而公已受世賞周
旋二十餘年相與不翅如同氣中雖游宦南北見輒傾
倒對酒劇談幾忘輩行不謂去歲一別遂成千古每拜
總帷哭之未嘗不盡哀也將葬内弟求銘何忍銘吾季
舅又何敢不銘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為鄞人曾祖元吉
有隱德于鄉祖沭為鄉先生以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

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
贈越國夫人所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開爽宏達了無
城府十四歲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弔客盈門公
哀毀擗踊如成人受弔盡禮宗黨稱之少師撫愛尤篤
甫冠又丁外艱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潭州南嶽廟未
幾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浙西路安撫使幹辦公
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
旦國信所官屬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

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
務場歲課三百萬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親簡書乃
以增羨受賞獨厚淳熙元年循承直郎四年改通直郎
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制對實歷九十年至朝
請郎公在上虞政務平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
公吏部豐公誼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與如平生
觀魏王薨于四明將葬于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公廓然
運副韓公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股栗他

邑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為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公相視地形復興舊閘增浚渣湖別于支港創小堰以通餘舟募游手二百人别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閘立柵旣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挽喪舟以進略無攲側舳艫相銜序進而不譁俄頃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見館舍三十餘區一一整辦器用精明帟幕華煥祭饌頓食尤為珍腆上下翕然迨至府中貽書求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

潔者七十襲以應之二公既歸言于廟堂諸公以為一路之最故公之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録事小忤其意不以關白徑杖之吏來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為不可撻汝輩尚敢訴耶更加懲治丞始媿服聞者以公為善處事也九年郊祀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判揚州大鄉趙公子濛為帥政事嚴明公謹事之而從容忠告開心相與裨贊為多間遇其怒徐而解之終為之平僚屬恃公以無恐久而相知益深移憲浙右握手惜别時人兩賢

之稅契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啗公公正色卻之曰我知勾攷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以此得譴獄吏推尋根源公汔無一毫之累漕司交歲幣于金遴選其人命公與幹官權公安節俱行敵貪而愎齟齬萬狀至欲易白金四之一濡滞踰期雖已過淮北使者辭疾不出一日與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于是襆被為留宿計始相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畢漕使以聞權公以是進擢公不自言也知韶州郡計

惟仰諸邑常賦而令多攝官去來不一幾不可攷究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逋緡錢三萬公曰民貧可重困耶徒費文移且以飽吏貪爾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亦樂輸焉舊有漏澤園在光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骸多貯以瓶罌垂之梁間纍纍無數公因勞農見之其間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興念而未有以充費會曲江尉許君敎老無妻子卒于官下公既為之經紀葬送篋中尚餘數百千公悉舉以辦役掩骼埋胔各

得其所曰以此為許君植福勝于他用遠矣邦人尤德之幕官陳光祖為之記甚詳經畧趙公彥㯹漕使黄公掄倉使吳公昭夫各以所知薦漕又與憲車李公信甫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畧言以寛得衆行簡臨民勤儉公廉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還朝廷用諸司薦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素號名郡訟簡財裕可以卧治及公之至大異故時帑藏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幾二十萬官兵俸給亦積至萬五千公為之矍然

日與同寮圖之蓋征賦既弗辦而游士耗之又特甚公曰浚民膏血而使往來者摳取之以邀虛譽吾不忍為也會有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嚴凡有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謗公不為動剔蠹剗弊謹朱墨節浮費飾廚傳稱過使客之事一切畧去屬邑舊逋蠲貸之如曲江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萬緡吏俸亦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者萋斐寖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冤之相與語曰

不知誰為飛語厚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侵用郡帑吏
乘為姦既下有司公曲為保全姑與易地以息衆譁彼
更以為怨鼓倡游言巧為陰中人尤為不平二倅張君
泌陳君邕總幹王君與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驩然
莫逆有賴叶濟數月政成公退觴詠相樂前此未有惜
公之歸尤眷眷不忍别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帥一
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結證明白送軍中使
自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究問詳盡俟其首服多歸

于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必盡法爲之屏跡則又仁者之勇也水旱有禱隨輒響應舊祭社多委寮吏代行寖以弗虔公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禮貳車有詩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以由支郡升巨鎮荷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罙自奮厲又素著廉潔而横遭口語皆出風聞不能無怏怏去郡尚無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池陽忽得微疾一昔歿于舟中寔慶元四年正月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

朝請大夫娶陸氏故發運使寘之女明慧勤約内助甚飭相夫教子俱有可稱先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男五人敏中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公遺澤餘幼亡女八人其三亦先卒一適陸森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侊里士黄沐皆壻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鄉龍潭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焉公之

處家居鄉出而從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洞不問大小待之鈞禮故所至與人無所怨惡撿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了無贏餘婚嫁交迫俸入緣手而盡處故廬西偏欲少增闢竟莫之遂外家友恭之名聞于時仲舅尚書任兄弟之子猶子也叔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闈中以官其篤于友愛有父兄之風焉訃音至鄉親故無不隕涕母氏洎仲舅皆以高年見公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于此耶公游以臨遣

奏事上動兩朝之聽其一論韶州岑水場兵匠之弊甚悉謂諸路配隷之餘選以應役或聚而為盜害及一方若從爐户之便添認銅額可省廩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者照舊格給據縱遣餘人以次歸元配州軍實遠方經久之利敢書大概庶幾後人或有取于斯銘曰

猗歟汪氏積德數世先生淳篤文行兼備少師起家深仁厚義舅承其傳慈祥愷悌載擁州麾仕非不遂胡嗇其年歿而齋志公之為政慕古循吏害公客耶亦命之

制龍潭之原往從伉儷有銜不祛慶在來裔

攻媿集卷一百三

攻媿集卷一百四

宋 樓鑰 撰

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龍游為浙東壯縣號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有聲之後歴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由袁州萬載尉以捕盜賞改右承務郎年壯氣鋭往為之宰親黨或勸止之

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于君下不欺于民終始如一神其臨之聞者竦然首定規畫凢聽訟追科出納簡稽公吏抱案進退皆有程度鄉胥姦弊智者不能盡察君左右參驗甲乙相糾簿籍更川薄楮以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偽畧盡有宗室子與强民為仇各聚衆至數百期操兵夜鬭于市尉趨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股栗不敢飲吏又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約明日復至遲明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彼衆何

罪而使濫被殺傷乎不如挺身持刃決雌雄于前兩人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耶分囚廡下至累月始悔過求免邑衆為言願相保任使自新即縱之俱媿惕感服君既歸猶以時節致書問起居者數年設保伍之法繪為魚鱗圖居處嚮背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姓名年齒生業纖悉畢載其崛强無行鄰里可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鬬毆鄰不為勸止者與同罪牒訴誣妄必坐其敎令者法

令易行井若畫一欲以獻之朝通行天下未果也豪右竝大溪爲舂磑以擅利久爲舟行之害聞有廢之僅能徹去浮屋君始併其基址去之初謁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未易治葢以君尚少也君曰正恐上官以爲易令知其難則可爲矣守待寮屬嚴一日令賦外别輸四令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其左枝右梧月獻緡錢千計未爲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盛怒君辭益堅且曰寧棄官以歸已束裝矣守曰試子爾乃能剛果如此

更薦之後日書問如待子姪家事亦或洛謀焉白華湖鎮當水陸之衝戍兵經山不翅寇盜莫敢誰何君白帥府以軍法齊之無敢譁者有一士籠禽于市為惡少年侵侮君責其不學送縣庠從師受蒙謹其程課居數日而後杖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纔三月有訴君于部使者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又訴之朝洎付有司乃扳引前令事為言其人既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之謠誦雜然如十德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鋟木鏤石幾不

勝數流聞四遠境内多立生祠惟靈耀成志二寺至以
神事之或致禱焉帥憲具績效奏聞有旨候任滿赴都
堂審察淳熙初元既造朝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俄攺
差權發遣均州制詞有云風力敏彊有聲劇邑是時孝
宗皇帝垂意民事由治縣而擢為郡者不過數人如丞
相葉公衡自於潛守毘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内安撫之
權人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陛辭奏事稱上意且屬以有
機密事奏來而臺評以資淺論罷五年差知興國軍前

論者又以為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衡州既授代而報罷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幾年適梅州闕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年十月丙子歿于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止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人度廩庠序廉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奇之湘之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一年奇之卒孫女三人尚幼君之入廣從行者多困于瘴癘第四子序卒于梅君念之

切閲月而君亡安人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既受命悉以祖産歸諸兄而又不事生産安人攻苦食淡閫助為多人無間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撫庶子不翅如己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悲苦勞勩人所難堪歸而治葬尋亦感疾五年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卜壽藏于鄞縣清道鄉邵家橋祖塋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祔安人于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耶先是君之諸子為君求銘以

君旣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踊以請余于君有連

又以齊年相好尚何辭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

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于吳五季之亂避地東來有官

于四明者因家焉君之曾大父綸累贈宣奉大夫大父

寅贈朝散大夫父邦彥政和二年繇太學上舍擢進士

第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舉經明行修為

吏部郎遂為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卿其字也生七歲

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恩補將仕郎性資明

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僉判沈公銖游沈公愛之至育于家曉暢世務以氣義自許㡬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有盜竊發躬勒部伍禽得之念其窮無所衣食而致此以為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饑道殣相望君遽發廩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其專而以才具優長薦之提刑姚公恪轉運張公縯提舉陳公傅良謂君敏彊精勤廉平簡素不詭隨而失守不强梗以侵權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為一編上収下支日總其

最簡當精密無所容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人稱平允相率列其狀于上令諫議張公釜為廣帥以歲有登歉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為經畧司樁備倉創立未久專以委君為之條畫綱紀辦事既速了無遺策張公亟稱之梅在萬山間官舍民居率以茅竹為屋公慮火災更以木瓦自驛舍庫廩兩獄先以公帑為之民亦樂從郡計匱竭為之經理而用稍足又能葺學校為養士計汀贛接境歲晚輒百十為羣名曰負販實為剽掠

松源石下為二州淵藪淳熙間有嘯聚者自是幾無寧歲君下車即用龍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羣盜為之屏跡郡治之後茅葦彌望君令民築室兩傍者復其身遂為通逵舊以土客户社丁供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為罷去之皆起來暮之嘆惜其見于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持論平恕而勇于立事不顧彊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廉約為令時鬻産以繼禄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無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肝人不能欺衡陽之劾良以此

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為奏草以待施用久遂成編名愚見錄藏書教子尤所留意朝議有經解雜著數十卷大書編次寶藏甚飭對之輒泣下嗚呼古人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猶可以行志為邑宰而得名于史傳者衆如君龍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捷徑等書皆公見于已試者後來尚得以攷其規撫云銘

曰

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衆永嘉南渡始

為吳人或官于明遂大于鄞君起孤藐以才自奮所至可紀芒刃不頓龍游之政絶後光前治聲炳然徹于帝前謂自此升欲起輒仆晚試于梅遂罹變故抱負有餘齎志而亡哀哀賢助又不勝喪邑人尸祝足以不朽銘以表之尚啓厥後

黄仲友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娶黄氏諸曁名族也嫂氏兄子定之又為編修壻定之佳子弟聞其父推官之賢恨未識也一日

以書來訴推官亡于上饒之官舍歸葬而求銘爲撫所録行實而銘之君諱宗諒字仲友世居洪之雙井與豫章先生俱本于婺州之黄五季有避亂而居剡者又遷諸暨遂爲縣人七世而上失其譜矣曾祖舜卿贈正議大夫祖彦朝議大夫贈大中大夫父克寛朝散大夫贈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問學手卷不釋紹興初建太學以弱冠上優選月書季攷屢占前列馳聲二十餘年秦申王當國之久士子習爲諛言漢唐非七制三宗不道

時文中不復及興亡治亂事至不識資治通鑑為何書二十六年歲在丙子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開申挾書之禁防閑甚密秋賦多趑趄其行君以素業賈勇而前登名薦書儕輩歎服時命不偶淳熙五年始以特恩補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昌尉年近六旬而勞苦不憚警捕之職甚舉境接建安俗獷悍小歉則盜竊公行里正嘗以嘯聚聞君亟率所部操兵往逐之凶徒相顧駭曰黄佛出矣忍犯之耶相與遁去一境晏然十年任

滿調台州司法參軍到官適歲大祲義倉出納惟謹尋
授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國正季君翔為守
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幾于晝諾君老而益壯剖析
滯訟案牘山積推究無遺據法予奪不容一毫之私二
年間類為四冊近五百事四年之夏忽若脾濕雖多在
告竭力公務不見惰容痼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承事
郎方將俶裝東歸放意林壑以樂餘年未幾疾革竟以
十月戊寅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融州觀察

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潤國公士筏之女聯姻天族祖免親法當補官君獨不就識者高之子四人輿之先六年卒次即定之登仕郎次一之尚之皆業儒女二人長丞亡次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孫男三季雅季文季野孫女四諸孫將以五年季秋某日葬君于縣之孝義鄉魯墓之原合趙氏之墓君資彊毅而與人謙和及見前輩源流有自他無嗜好惟教子甚力交游至多未嘗失色遂昌邑庠草剏二丁祭器亦不能備君悉力整

辦為之一新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尚書王公佐方尹京
邑貽書相賀有闢黌舍以延生員為斯文宗主之語在
丹丘時直閣田公渭以倉使按郡一見喈曰老先生尚
爾淹恤乃令吾徒冒乘傳之寄自顧歉然即以舉削來
詞曰學高前輩政有典刑允謂老成尚堪繁劇人以為
知言禮部尚書尤公袤時居西掖以詩寄君有云金馬
玉堂懸我輩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數公旨上庠故人故
知君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為人垂絕不亂命諸子無他

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號隱退老人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銘曰

吁嗟黄君馳騁文囿少蜚雋聲不為不售晚服官政感歎耆舊踰七望八不為不壽日月逝矣用不及究善積慶餘尚啓厥後

趙深甫墓誌銘

長兄續溪尉蚤世三子五女以次婚嫁丘嫂最愛季女聞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妁之言曰武德夫婦偕老杜

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聯中科第多有賢稱其第三子師信既以淳熙二年賜進士出身得尉台之臨海矣請婚審于鄉評曰然遂以兄之子妻之後以近制改師濤字深甫既壻于我與之游處被服儒雅畧無膏粱之習慶元二年君既悼亡謀葬于通遠鄉白石里石營保之原而後之官甫四年而君亡矣哀哉母安人馮氏尚無恙一女二子哭聲不忍聞石營去所居纔里許將舉深甫之喪合焉求銘于余忍銘君乎哉君實為藝祖之帝

系孫贈保康軍節度使高密郡公令傈君之曾祖也贈武義大夫子葢祖也主管台州崇道觀伯迟武德也武德生長承平南渡流落居四明之鄞縣大抵居官廉儉謹蓄俸餘以為待次計與鄰里不以財交故内外肅然深甫生而奇龎長服義方自力于學登第五年而後授室彊敏自喜始調官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捕盜改秩者君以為非吾志也在官果兩得强盜一獲私鹽甚夥皆應受賞照驗明備終不自言又達于吏事以此受知

于諸公邑民自經而有傷又以移尸興訟令受私謁諭
君毋生事君正色曰事干人命今日正欲得實耳長揖
而起終直其事人皆稱平令慙且不樂時以職事相窘
君弗恤也有士將雄狡無賴前政莫敢誰何偶有犯當
治輒肆言曰尉欲治我不望改官耶君寘之理窮詰宿
過卒逐之餘皆聳服尋為衢州西安丞工部尚書謝公
源明時為守趣召轉運使潘公景珪問曰郡中有賢丞
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為優備言廉勤曉暢民事之

詳潘公曰得之矣俄列上謂才術優長可以作邑兩易知嚴州桐廬縣最號難治君為之談笑而辦才譽益顯任滿授紹興府録事參軍丁武德憂不赴服除會有旨侍從臺諫各舉宗子二人余在西掖薦君之兄師津今知樞密院謝公深甫台人也極知君恨舉員已足未有以及之方為御史中丞而吏部尚書劉公德秀為監察御史問人于憲長謝公亟稱君之賢劉公慨然薦之其詞曰與學有源素履無玷雖歷官未久而聲聞益彰併

及辭盜賞事為遠到之識乞以備朝廷選擢初不識而
真公舉也天族蕃衍人才衆多昆仲屏居山間憂患之
餘名徹天聽照移狎至幾于羔鴈成羣者鄉人榮之本
無意于干進僅以此俱得添差幕官君授建康府節度
推官留守尚書張公杓多以滯訟屬君處之當人情合
法意衆議有未定者獨招入郡齋議之或至夜分而後
退大資趙公彥逾素知其才見其盡心贊畫受輸決事
無不曲當首授京削參政又為之延譽諸司交薦僅二

攷而歸既調嚴州節度掌書記為部胥所賣再往都下久之得疾逆旅遂以五年四月戊寅卒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始既辭盜賞而不用蹉跎至此知已方當路可以伸矣而止于儒林郎素壯强飯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耶子希佀希偃女未行君性質直忍貧自立職務之外進學不倦垂意經史同寮賡和往往傾其座人心計精密治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持論甚正孝友勤謹自奉淡薄不務華飾思有以自見于世遂呑志而已矣方

鼓盆時手記費用之目甚悉其子請曰何用爾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從此為之茲聞訃音變起倉猝昆仲方議經紀之希偘等出舊所編按以從事適奢儉之中噫豈有知耶葬以六月某日銘曰

父子之賢聞于鄉閭兄弟之美徹于帝都君才甚優知已當塗謂進未艾而止斯乎兄子既殂又銘其夫尚惟諸孫承慶之餘

安先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余方悚東嘉之綬于家頗聞安君光遠詩聲一日褏長箋臨門倒屣迎之貌甚偉文甚工與之語纚纚可聽而忘倦也又六年過余于外府求跋其大父詩卷比余投閒里居故人罕不見者獨光遠未能相過已而聞其病遂不起寔慶元四年七月丙辰也六年諸孤將以四月丁酉葬君于鄞縣之通遠鄉建隩南山其次子踵門以銘為請手編先集列載行實粲然可觀余既哀光遠之不遇愛其子之克家遂屬筆焉惟安氏系

出唐忠義傳金藏五代後唐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全之
後國朝勲籍節度留後守忠即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
雄勇功臣習七世祖也曽祖希文崇信軍節度使祖寓
武德大夫真定中山府路廉訪使者父時從義郎三世
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炎避地著籍于明今為慶
元府居小溪鎮四十年矣君諱昭祖娶軒氏亳社左承
議郎中美之孫子男四勝非辟彊去華棄疾女二長歸
馮季參次未行孫男一女三君世為名將至廉訪始以

文采受知祐陵與樞密宇文公虛中雍帥蔡公靖游尤與寶學劉公子羽厚善劉公狀其行自謂急難之義天屬莫加也從義仕不顯而家學尤懿見于張公總得祁之帖正字土公銜之銘兄弟終鮮承父祖之傳幼敏悟力學抗志高邁從義指物命題脫手成句見類書輒屏去曰此豫以不能待人者性端靜衣或數歲一澣繙書已熟若手未觸者舉動不苟絕無子弟過從義年踰四十得君篤愛之擇師以教日益秀發父子短檠相對至

十餘載自為知巳出入不能相捨既冠同客都下從義得疾委頓君憂惴願以身代旋即東歸竟至捐館執喪哀毀悲慼行路毋素嚴重家政至是盡肅君亦敬事盡其歡心及疾革醫禬未效至刲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知之喪葬俱備哀禮自以世襲衣冠未有以文發身者扁其室曰覲行朝暮激昂期紹先志蹉跎至五十始慨歎曰科舉之不效命也遂一意于義理性命之學舍後築圃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為古文尤工于詩平

澹數腴不為艱深之詞每曰工夫到處卻無奇特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遺藁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之客惟雪窻張武子與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也鄭黄中王德新龔養正薛清卿湯孫將諸君皆相與為文會酬倡之友致仕應君良弼一鄉推為長者老而益高君尤與之厚嘗銘其墓人以君為應之亞匹云與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戒子弟勿與人辨是非待其自釋又曰横逆之來如在荊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禮法

自將不識公府以誠待人久而相孚內外無間言喜事愛客客至趣備酒肴擷蔬買魚陶然徑醉氣同志合或館致累日室無長物惟好古不衰先世遺書殘編斷簡皆手自整比書尺往來有可觀者亦謹藏之筆札素工稱其文骫髒高簡莫窺其際客去則取所聞見者劇談示訓諸子不待出門而家傳充然有得也自卜葬地無復世間意參閱內典旁接諸禪趺坐至深夜不動年纔五十有七而疾病垂絕猶大書偈語詞意超詣亦足以

知君所存矣銘曰

窮亦樂困而亨奚其為政不言而行惟卒不施以昌其詩江山為助筆乃縱横優游田里以得此生彼其憂于心而毀于後雖曰得志未知與此孰重而孰輕安氏之積厚矣非此其身後其有興者乎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持論以求賢用吉士為先蓋其天資寛宏務為忠厚家傳孝謹以此教子以此擇

壻玉局李公删定其一也公諱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太師為尉與公之父游見公所為文奇之又喜其端粹遂締姻焉公甫冠入上庠太師鼎貴公退然未嘗自言同舍有不知其為丞相壻者其恬于勢利自為諸生時已如此太師尤器重之既登科而太師再相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問太師子壻孰賢以公對即除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時淳熙五年二月也有以資淺為言者雖寢前命至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論翕然以為

真吉士可謂冰清玉潤矣公曾祖尚邕州太平寨主簿
祖竑從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郎累贈朝請大
夫妣茅氏贈宜人公幼警悟蚤已能綴文父祖奇愛之
稍長益自刻厲主簿學行為里人所宗以貢入京師晚
纔得一官延師儒訓子孫孫曾四人踵入太學公最以
詞賦得名屢占上游自名薦書後以恩免舉將再上禮
部俄遭外艱乾道初試上舍中優等又丁茅夫人憂淳
熙改元該免省者五人公獨不就遂登二年進士第授

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蕪湖末上而有勑局之擢纔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特改承奉郎輪對便殿進止詳雅敷奏明白歷陳救荒漕運附試三事孝宗嘉納悉以付中書或諷公謁廟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愚忠爾後議者立附試之額卒如公言同列序遷方擬以客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為驟得旨外補丞相王魯公諭使求倅謂杭則不失故步明則可以便鄉公止乞祠魯公深歎其遠識也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

通判婺州既至郡參正李公彦穎中丞蔣公繼周為守皆知公賢厚每事咨焉公外寛内明政務大體而畧苛細恂恂若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謙和樂易事上官以禮雖不為異亦不肯希意苟合惟是之從不可干以私僚屬吏民敬而信之不忍欺也既歸宦情愈薄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于諸公居歲餘復求郡丞遂倅湖州劇郡數易守公間行郡事輒稱治吏引例卷以攝承當增俸叱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公亮

提舉黄公適將列薦于朝公力辭之趙公不迹來守强
敏明察官吏嚴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守為之
降色辭公亦以吏師事之始終賓敬不可得而親疎時
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煖席劾去外臺怒未釋偵邏日至
符移旁午先是郡有舊胥為守家吏與之俱來已而頗
肆籍其家得守與其壻數書戒官將發之公曰何忍發
私書以隮人于險乎亟焚之止械其人以前使者聞之
弗罪也後窮詰之守果無預事遂白微公幾殆矣秋賦

多鼔譟之患公為監試前期以訪鄉老具得其情為之區畫無敢譁者攷官以去取求決于公辭不可以詞賦定取四人時預計偕者十一人獨此四人擢上第人深服鑒裁之精也尚書程文簡公大昌舊為司業素知公嘗曰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真淵乎似道者哉侍郎莫公叔光代公為删定郎嘗貽書曰公如美玉固未嘗掩瑕而綷粹之至無瑕可指此平昔之所敬慕未易及也其為名勝所重如此慶元改元制曾兩任通判者方許

拜州曾經擢用者方許除職事官交親趣之起勉至修
門謂公必留而一造相府即以小壘自詭丞相余公謂
何取之廉耶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謁告歸矣五年夏
以疾求閑甚力令左丞相京公意謂憚遠委曲勉諭既
不可回又為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事簡可以卧治
毋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祠需公之至公謂求閑居
而得便郡辭遠次而就見禄君相之恩誠厚非本志也
復申前請改成都府玉局觀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

竟以其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卒蓋宜人朝祥而公以暮捐館舍人尤哀之子四人曰賡曰康迪功郎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庸曰康以公遺澤補官賡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功郎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師固而卒次適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實之亡矣餘在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謚翊女一人諸孫將以六年九月辛酉葬公于縣之蘭風鄉新湖劉公隩之原

合于宜人之兆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無嗜好經學邃
于二禮屬文長于駢四儷六間為人草牋奏談笑成篇
初若未始經意詞旨明切號為得體他有碑志銘贊等
出輒為人取去無留藳公既沒僅裒二百餘篇藏于家
詞氣雄渾似其為人字畫遒美鄉有石刻必求焉凡公
所長不以自衒也性至孝禄不及親終身以為恨故于
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弟示以趣向使自知勸誘掖後
進絕口不言人過杜門卻掃或十餘年不至城邑令佐

歆其賢多就見之清修謙謹無賢不肖一接以禮犯者
不校不見喜慍之色故哭公之喪者無不盡哀里閭耋
穉亦咨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幹蠱即委以
家事俾毋關我築堂曰竹隱一丘一壑不啻自足多焚
香默坐得喪榮辱不以介懷疏財斡義不事生產而趨
人之急成人之美恐力不及既無德色或莫之知也先
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千石將以
善終無可憾者遽屏醫藥至屬纊無一語亂膚色溫潤

竟日無小異家人幾不忍歛顧非寡欲積善之效耶錀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既又同朝婦王氏之姪歸康與錀之次子實為僚壻稔知公平日大槩故康來求銘康謹愿克孝濡染有自來嘗薦漕臺進學不已是能世其家者銘曰

温良恭儉先聖規撫門人從事有無實虛猗歟李公渾金璞玉終始如一慊不自足施于有政如古循良進稱于朝退淑于鄉云胡不弔喪此吉士慶必有餘昌爾來

裔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孝宗龍潛妙選寮寀端明張忠簡公與太師史文惠公實為贊讀直講內禪之際二公翊贊為多文惠既相忠簡為工部尚書告老而歸上意恨用之不盡恩數優渥視簽書樞密院君臣相遇可謂盛矣公諱仲梓字才卿忠簡次子也世為溫之永嘉人曾祖稹祖忱贈中奉大夫忠簡諱闡母盧氏累贈魏國夫人公資彊敏少承義

方力學博記年十四入上庠時中興學校更新在選多
名士已能與之相下上月書季攷率在前列又兩預薦
書紹興三十一年以明堂恩補將仕郎非公志也明年
授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隆興二年丁忠簡憂乾道
五年差監行在豐儲倉九年史公以使相帥福州過闕
力薦其才孝宗念舊學之子即日召對閏月改宣義郎
三月除大理寺主簿淳熙元年遷太府寺丞四年乞外
補知通州七月陛辭因論常平利病數奏詳明上為之

嘉歎問闕在何時以實對即許改除且諭公曰他日莅職毋忘所陳遂改荆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六年持節入境體臨遣丁寧之意疚心區畫利興害除因劾寮吏之慢令者忤同事意尋遭論罷公之仕進自此齟齬矣十年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後知江州再知通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禄至慶元改元始為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州四年赴郡古號竟陵廢置靡定旁枕襄沔地界水匯間三四歲僅一熟富商歲首以

鹺茗貸民秋取民米大艑捆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嘆曰種未入土民已無所告糴可無以處此乎騰書帥漕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為收糴之計倉廩充實邦人賴之野曠多盜重為民害公分置鄉兵部分嚴整犯者痛懲以法盜為引去期年公感末疾視事不少懈未幾寢革遂以五年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請大夫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已為大父行少公一歲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宜人男

三人煸通仕郎既冠而亡次烜燠俱以公任補將仕郎女三人孫一人埴當授公遺澤孫女二人公蚤歴艱苦忠簡晚既貴家事頼公經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外他無長物通經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鉤竒撮要手自抄録所為詩文盈帙簡古邃深今藏于家既登仕版又再薦于外臺四上禮部竟不偶中間困于煩言才不得試孝宗簡記擢守九江亦不果出卜築謝池陶然自樂終不見戚戚之色家傳有自來矣宜人幼頴悟嫁時

公家尚寠相與刻苦以奉忠簡閨門無間言善相其夫
者也二子將以六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
于縣之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右來求銘鑰于公家為
有連歲在癸未與公之弟尚書公春卿為同年進士獲
拜忠簡下風迨官勅局公之季弟延卿為寮公方丞外
府居又比鄰客授公鄉後又假守昆仲偶皆家居春卿
同列從班公入議幕交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
卿以華文閣學士守鎮江延卿為濠州伯兄之子晦之

為泰州一門四郡守諸孫秀發人皆嘆忠簡君子之澤夫何公與春卿繼卒于郡遠不能致束芻而駭悼實深故不得辭而為之銘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位啚台輔望壓薦紳君承義方蚤入太學嘗顯于朝卒困流落復政未報而乃忽焉哀哀介弟相隨九原君子之澤其流未巳我惟銘之以詔孫子

攻媿集卷一百四